

## 作家筆下的香港淪陷

趙稀方



「日記」一開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晨八點，薩空了剛剛起床，就聽到淒厲的警報笛聲四起，並且上空出現飛機的嗡嗡聲，九龍東北角有清晰的轟炸的聲音。「想到自己肩負的《光明報》的責任」，薩空了急忙出門打探。沒想到，剛一開門，就被英警的手槍逼上了。原來是英警抓捕日本人，薩空了的住處原為日本人所有，所以有此誤會。薩空了據此判斷，日本對香港的戰爭已經爆發了，否則港英當局不會抓捕日本人。

薩空了希望《光明報》繼續出版，然而由於負責印刷的民生公司在九龍無法堅持，《光明報》以及同樣在這家印刷廠印刷的《華商晚報》不得不停刊。出乎意料的是，印刷條件較好的《大公報》也在同一天停刊。薩空了希望幾個大報能夠聯合出刊，以表示合作抗敵精神。十二月十七日下午，薩空了、范長江與《大公報》徐鑄成、《國民日報》陳訓會等在港報刊各方在香港酒店聚會。沒想到，局勢發展之快出乎意料。十二月二十二日，聯合報的房子已經找到。就在他們在進一步落實報紙出版的時候，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這一天，港英當局已投降，香港淪陷。薩空了感嘆：「一直到昨天我還想着聯合的，想着在香港奮鬥，今夜是全幻滅了，下步計劃是離開香港再找可努力的地方……這一夜睡得不熟，顯然為了思想紛亂！」

這裏補充一下戴望舒所記載的《星島日報》在淪陷前的最後情形。日軍轟炸開始後，原來下午上班的戴望舒上午趕到報館，報館亂哄哄的，戰爭的消息被證實。他所負責的「星座」副刊，被臨時改成了「戰時生活」特刊，但只出

了一天。第二天他再去報館的時候，他已經不能編輯副刊了，因為人員不整齊，他什麼都得幹，「白天冒着炮火去中環去探聽消息，夜間在館中譯電」。到了香港投降前三天，報館的四周已經被炮火所包圍，報紙已經實在出不下去了，「同事們都充滿了悲傷的情緒，互相望着，眼睛裏含着眼淚，然後靜靜地走開去。」最後還出現了一個喜劇插曲，報館傳來一個好消息，說中國軍隊已經打到新界，這時候報館只剩下戴望舒和周新兩個人，排字房的工人已經散了，無法再將消息傳出去。他們倆就拿了一張白報紙，用紅墨水寫下大字：「確息：我軍已經開到新界，日寇望風披靡，本港可保無虞。」然後貼到報館門口。當然，這不是一個「確息」，戴望舒本人其實都不太相信，但它是絕望中的一個安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佔港島第一天，街上仍有叫買報紙的聲音。薩空了出門買到了《華僑日報》與《國民日報》。《國民日報》還在出版，很讓薩空了驚訝，看了以後才發現，報上並沒有日軍佔領全港的消息，「我推想他們的報是昨日下午就編好，當時還不知道日軍已佔全港的消息，社長編輯都已離開，印刷發行部照例的將報印就發出，不想已是兩種局面。」《華僑日報》則已經是另一種情況，報上只報道了一行字「日軍已於昨日下午佔領全港」，薩空了很不滿，「《華僑日報》我早就知道他們是抱着『誰來給誰納糧』的意念，打算繼續出下去的。」他記載敵軍佔領香港這條消息時，寫得真夠冷靜，冷靜到令人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的「肅奸」過程中，《華僑日報》果然被窮追猛打，這驗證了薩空了的感覺。

(下)



看華姐（Agnès Varda）的電影，感覺她是一位「超越生命」的導演。她作為法國新浪潮「左岸派」的代表人物，比「電影筆記」評論家——導演高達（Godard）只是年長兩歲，卻當上了「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祖母」。她的第一部電影《短角情事》（La Pointe Courte，一九五五），便已經感動了當年為她剪輯該片的阿倫雷奈（Alain Resnais）。雷奈的《廣島之戀》亦在某種程度上受華姐影響。雖然「左岸派」與其他導演的風格有所不同，但兩派都向着挑戰傳統，釋放電影創作主權的路線

進發，旗幟鮮明，目標一致。左岸派分別受cinéma vérité（「真實電影」），那種求真的紀錄片電影風格影響，又配合nouvelle roman（「新小說」）不求順時空敘事的小說風格及政治觸覺，形成了當年一種另類的文化凝聚力。他們年紀比較大，與電影筆記的忠堅分子一同創建了一個電影歷史上永垂不朽的藝術流派。

華姐被譽為「祖母」，從我作為後輩的角度，感覺非常贊同。她的作品打從第一部《短角情事》已經突破了其他同期作品，其說故事的方法，成為cinécriture，即用電影書寫內心深處的真實，早已經超越了《斷了氣》和《四百擊》的美學。可是，她的作品風格多變，《幸福》（La

Bonheur，一九六五）亦贏得不少支持電影筆記那邊欄的觀眾。

其緬懷丈夫Jacques Demy之作《南特傑克》（Jacquot de Nantes，一九九一），糅合了荷里活的電影手法，包括奧森豪威爾的深焦段落鏡頭的戲劇性拍法，卻同時反過來，插入了紀實的手段在其中。電影的第一個鏡頭已經說明了這一切。

無論她有多「超越」，卻逃不過一個「情」字帶來的傷痛。雖然她承認自己是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她自己作為《幸福》中的主婦之原型，隨著故事主人翁離世（《無法無家》（Vagabond，一九八五）的遊蕩青年之死亦然），反而露出了她對「父權」尚有一點痴迷戀棧的端倪。

## 金庸心中的「大俠」袁崇煥

庚山



金庸先生的妙筆創造了多位個性鮮明的大俠，這些大俠或改編自歷史人物原型，或純屬虛構，都給世人留下無窮樂趣和永不過時的談資。但誰才是金庸先生心中的真正「大俠」呢？答案在小說《碧血劍》的後記中或可窺端倪。這是金庸創作的第二部小說，講述明末名將袁崇煥之子袁承志抗清救國的故事。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曾多次被拍成電影和電視劇廣為流傳。但金庸在《碧血劍》的後記中曾寫道：「《碧血劍》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其次是金蛇郎君，兩個在書中沒有正式出場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並不鮮明。不過袁崇煥也沒有寫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間又寫了一篇《袁崇煥評傳》作為補充。」《袁崇煥評傳》（以下簡稱《評傳》）收錄在《金庸作品集》中，附在《碧血劍》之後，這是金庸所著的第一篇歷史人物評傳，文中把袁崇煥的人物個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卻以史實為依據。從這篇《評傳》的角度和措辭可見，金庸對袁崇煥這位歷史悲情人物是滿懷敬意和惋惜的，袁崇煥應是金庸心目中的真「大俠」。

《評傳》開篇首段，就給予袁崇煥極高的歷史定位，他寫道：「在距離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區之中，過去三百多年內出了兩位與中國歷史有重大關係的人物。最重要的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廣東東莞莞縣的袁崇煥。」接着又把袁崇煥比喻成古希臘的悲劇英雄，借用史詩《伊里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的典故，感嘆命運對袁崇煥之不公。而這篇《評傳》的主要創見是認為崇禎殺袁崇煥的根本原因是在於兩人性格的衝突。

### 借《評傳》補《碧血劍》之不足

在《碧血劍》中，金庸塑造袁承志這一角色，雖看似英雄，卻實非英雄，袁承志雖繼承父志，投身抗清大業，但兵敗後卻選擇避世海外，意志和決心與其父有天壤之別。金庸後來寫《評傳》應是把原來在小說中無法抒發的豪情氣



《碧血劍》講述明末名將袁崇煥之子袁承志抗清救國的故事，屢被改編成影視作品

資料圖片

概，借《評傳》盡情向讀者傾訴。他在文中寫道：「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可見，袁崇煥在金庸心目中的「大俠」地位堅如磐石。

明朝末年是中国歷史上最為不幸的時代之一，這位出生在僻遠南疆的知識分子卻捲入了歷史的浩蕩洪流，最終在潮水中化成一堆屹立不倒的豐碑，他揮灑自如的作風、我行我素的性格、不懼危艱、力挽狂瀾的勇氣，和他所處的黑暗時代構成了強烈的衝突與鮮明的對比。偏偏又遇上生性多疑的崇禎皇帝，短短三年，經歷了獲重用，被猜疑，終處的悲劇人生。袁崇煥行刑前留下四句遺言「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如此傳奇式的生命歷程，忠烈剛強的個性，即便今天看來，也是「俠氣」充盈天地間，令人神往。

### 金庸作品中的袁「大俠」形象

其實，在金庸創作的武俠人物中，也不難發現袁崇煥的影子。例如，深情狂放、蔑視規矩的楊過，其性格與撞殺

主將，引後金軍入關在北京城下決戰，而受崇禎猜忌的袁崇煥何等相似；楊過襄陽城下飛石斃蒙哥的故事，或許也取材自袁崇煥寧遠城上用火炮擊斃努爾哈赤的傳言。再如，一生堅守「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信念，守衛襄陽城數十年的郭靖，其人物原型也可能出自當年袁崇煥孤軍守寧遠，擊退後金軍主力的史實。但郭大俠堅守不降，最終戰死襄陽的「結局」卻比袁「大俠」京師街頭慘遭寸磔，受盡時人唾罵的悲劇轟烈得多。名將不死於戰場卻死於朝廷，在古代中國，可謂屢見不鮮。袁崇煥當年何嘗不願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當年寧遠孤城中，他曾說道「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可惜，歷史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但郭大俠卻做到了。也許，金庸想借用筆下的郭靖，替袁崇煥實現他未了的夙願吧。

金庸在《評傳》中對袁崇煥的性格作了精闢總結：「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倫的寶劍。當清和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於寸斷斷折。」這份俠烈，應可稱得上金庸心中的「大俠」了。

## 生中的劇痛——排腎石

泌尿外科專科醫生 林建文



經常跟病人形容，人有三種最劇烈的痛楚：分娩、斷骨、排腎石。當結石在腎臟產生，並經尿道排出時，如果結石體積太大，阻塞在腎臟與輸尿管結合處，或是卡在輸尿管，泌尿道肌肉就會因受到刺激而痙攣蠕動，為患者造成毫無預警、而且痛楚程度劇烈的腰腹部絞痛。

腎石問題普遍，一般小於五毫米的結石，有九成機會可經尿液自然排出體外。不少人會將腎石與膽石混淆，其實兩者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系統的疾病。腎石是由礦物質組成，人體內有多種礦物質以維持身體的功能。而腎石內比較常見的成分包括有鈣、磷、鈉、尿酸等，亦有另一類腎石稱為尿酸石；不論前者及後者，組成物都是屬於一些身體裏的代謝廢物。

已知的結石成因包括：一些病理原因，導致尿液裏面個別的礦物質含量偏高。例如有一部分人士有副甲狀腺素高的問題，令體內鈣質含量過高。又例如痛風病患者體內尿酸偏高等；另外經常有

尿道炎，尿道裏有些病菌未殺清，這些都會增加泌尿系統結石的風險。

最主要影響結石風險的因素，其實是我們的生活習慣。體內水分平衡是因素之一，當排尿量少時，會導致體內尿酸濃度變高，代謝廢物大量於腎臟積聚。飲水不足固之然是排尿量少的成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長期戶外或酷熱環境下工作，例如地盤工友及廚師等，因為身體的水分大量經由汗腺排出，亦會使尿酸濃度增加。所以長期在相關環境工作的朋友，就更需注意補充水分了。

至於食物方面，要避免出現腎結石，第一件事當然是要注意食物中的鈉含量。很多人會同時提出疑問，是否需要減少食用高鈣食品？事實上，近年有多項研究指出，食用天然含有鈣質的食物並不會增加腎結石的風險。但醫學界並不建議市民食用額外添加鈣的食品作鈣質補充，例如鈣片、高鈣奶等。因為這類產品的鈣含量通常會過高，身體並不能將之完全吸收，過剩的鈣經由尿液排出就會增加腎結石風險。其實我們可以通過多做運動、吸收陽光和均衡飲食去提升骨質密度，過量的礦物質補充反而會增加身體的負荷，危害腎臟健康。

## 1951年5月8日 新晚報



▲當時刊登在《新晚報》上的版面 大公報資料圖片

編者註：本文為武俠小說家查良鏞以筆名「姚馥蘭」，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新晚報》開設「馥蘭影評」的首篇。

叔叔說，「這張片子在上海映的時候，你還拖着小辮子上小學。你不是曾為大仲馬這本小說看過迷嗎？」的確，我生命中曾有過一段時期充滿着對英雄的幻想，會躲在房裏整天讀大仲馬的歷史小說。

就小說的技巧與氣氛而論，我更喜愛他的Le Vicomte de Bragelonne（編者註：《布拉熱納納子爵》），但幾度山恩仇記卻曾引起我更多的想像。

片子的主題是「金錢萬能」，反映出法國資產階級打倒封建貴族後不可一世的思想。一八一五年，拿破侖被拘在厄爾巴島後圖謀復辟，一位青年船長唐

丹被無辜牽涉在這件案子中了。陷害他的有三個人，唐格拉是為覬覦他的船長地位，菲迪南為了要搶奪他的愛人曼珊黛，法官維爾福為了要掩護自己的父親。

唐丹被禁在獄中十餘年，他愛人以為他已死了，嫁給了菲迪南。唐丹在獄中遇到了一個老神父，得到了寶藏的秘密，妙計越獄後即成為億萬鉅富。他化名為幾度山伯爵，把從前的仇人一一收拾了（報仇的方式很痛快，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與曼珊黛破鏡重圓。電影劇本的改編大體上是不错的。

## 幾度山恩仇記

姚馥蘭

原著中許多鬆懈的地方都略去了，有些修改也比原著更緊湊，但原著中報恩一段，本來感人至深，其中延宕驚奇，死中求活，是極好的戲劇場面，電影沒有採用，似乎有些可惜。

導演手法不俗，把一千頁的小說很緊湊地表現出來，運用之妙，頗見匠心。如原著中用大篇筆墨敘述神父學問的高深，電影中卻用滿牆圖表來表示，幾個鏡頭，輕輕帶過，卻令人印象深刻。唐丹移花接木越獄的一段，延宕與對比的手法本來很普通，唐丹一針一針的線，伴作們越走越近，然而緊張極了（我旁邊的兩位太太竟大叫起來，前面一位先生連說：「快點，快點。」）製片的態度也比目下一般鼓吹數百萬美元的鉅製要嚴肅些，如滑鐵盧之戰對整個情節其實並不重要，在電影中還是以相當大

的場面出現。

男主角羅拔當納比劍一場很出色，但少內心的刻劃，對唐丹在獄中十餘年的怨恨不加強調，以後的報仇不免令觀眾有過於殘忍之感。羅拔當納一九三九年曾因「萬世師表」一片得金像獎，但在此片中演技還未充分發展。倒是飾銀行家唐格拉的那個演員很會演戲，一眼就覺得滿臉貼了港幣，整個靈魂中堆滿了馬票。

看戲回來，謾問我印象如何，我說「不差，就是結尾我不同意。原書幾度山了結恩仇之後，攜了美麗忠誠的海伊黛，遨遊海上，不知所終。有[人似風中入江雲，情如雨餘黏地絮]之妙，令人無限低回，懷念不已，電影中卻使他和曼珊黛重修舊好。」謾笑笑：「團圓總是好的。」